

能够从这个地方被理解到、被把握到并且从理论上被加以深刻的说明。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很早就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道路,有的只是苏联道路的变种,那就是大城市的武装起义。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样如此,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外部反思”。而在外部反思的理论方式中,实际上也没有中国道路,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变相的形式,一种或多或少是不成熟的、但总而言之是有缺陷的形式。这种研究状况和理解方式必须有极大的改变,所以,抓住、理解、切中、揭示当今的社会现实恐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负担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与现实》这个杂志的前景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揭示、切中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社会现实。总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这个题目、这个杂志的名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主题,

如果杂志能在这一主题上真正成为我们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头羊”的话,那么我认为它就必须在社会现实这一度上有重要的理论阐述和深化。这决不意味要研究现实就不需要深入的理论,恰恰相反,要达到“现实”是需要很高明的理论的。就我的观点看来,大体上,黑格尔、马克思可以说是两位导师,他们的哲学是能够深入到现实当中去的。海德格尔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当中去了。什么叫历史的本质性一度,那就是社会现实的一度。所以海德格尔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比一切其他的历史学来得优越。我觉得从哲学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与实现”这个主题恐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如果说中国道路的真正开辟在实践意义上意味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发展前景,那么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景则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握、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实现“两个结合”上下功夫

陈学明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原有的基础上办出更高的水准,我在这里冒昧提点希望。我主要是希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实现“两个结合”上下功夫,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结合上闯出一条新路,做得越来越好。

观察目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以我个人看是不太理想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脱离现实,走纯学术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影响力。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远离了现实,从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就处于“自我放逐”的状态,尽管我们可以凭那些“高深”的学术成果当教授,获取学术地位,但一想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现实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学术”而不是

“思想”和“理论”,我们内心实际上是很空虚的。有个青年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以前的研究曾把“外哲”做成“马哲”,又把“马哲”做成“政治”,那么当今的研究则是把“马哲”做成“外哲”,又把“外哲”做成“纯学术”。至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由于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什么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就会“乘虚而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为解决现实问题所开出的“药方”。我们多么渴望更多地看到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必须强化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结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认识。这里首先有一个对当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可的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央文件上一再指出对此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

实实在在的,它应该为解决当代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对当今中国的重大指导作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没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就没有当今中国的巨大变化。问题在于,有些人割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指导,是通过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当然,当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是在坚持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发展,如果这个原有的基础不要了,从根本上加以消解了,那么还称其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呢?须知我们所从事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而不是对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化。如果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已失去时效,如果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已没有意义,我们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就不是什么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中国化,而是实现新自由主义以及其他什么思潮的当代化和中国化。在我看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才能有足够的动力驱使我们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当今中国现实相结合,那么这个现实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当今中国正面临三大矛盾,就看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为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提供思想资源。

第一个矛盾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占总人口不到 20% 的人掌握着 80% 以上的财富,反映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已远远突破底线,已接近 0.5。当今中国财源滚滚,但却只流到一小部分人的口袋里,这不是现实吗?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所阐述的关于形式上的公平跟实质上公平的理论,不是能说明这个问题吗?不是能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打开一条思路吗?

第二个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加剧。我在上海的时候,常看到一些报道说北京的污染非常

严重,北京的路堵得非常严重,来了北京真的有切身体会了。北京是我们的首都,首都就是这个样子还了得。我们的现代化的成果往往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的加剧已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已富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能够使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我们不能如有些人那样一味地寄希望于出现新的能源、新的技术来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也不能如有些人那样企图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即让水、空气之类的最基本的生活要素也进入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更不能如有些人那样迷恋于观念的变革,即仅仅停留于建立一种生态伦理来解决生态问题。我们应当主要通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来探索走出生态危机之路,而这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的指导。

第三个矛盾就是人的内在功能和需求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人的存在状态的矛盾。自从上个世纪中期整个世界走上消费主义的道路以来,人越来越成为“单面人”。我认为唯一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一矛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批判这一社会中所存在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是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物的依赖及其所造成的人的存在的扭曲。马克思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宗旨不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那种以“占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得以完美地实现,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生活方式,创建出人新的存在方式。现实表明,人类的希望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的存在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现在有许多栏目。我不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这两个栏目截然分开,即一个栏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个栏目是社会现实研究。似乎这两个栏目同时设置在那里,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这两个栏目不是“两张皮”,而是应当有机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现实,在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上做足文章。如果能够设置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栏目,并且推出一系列有份量的文章,人们不仅能从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而且又能领受到明快

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那就太好了。我们期望着。

我所提出的第二方面的结合就是希望这个杂志充分发扬中央编译局的优势,在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合上也闯出一条新路。在这方面,中央编译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大研究队伍和丰富的图书资料。就目前国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而言,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相脱节。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充分地展现其实际影响力和功能。下一步必须改变这个局面。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应当具有使自己的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代化、大众化提供思想资料和启示的强烈意识,必须明确我们之所以致力于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当今中国最大的学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问,因为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真正的当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服务于这门最大的学问。另一方面,从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者,也应当主动地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

代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途径有二:一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用我们的实践经验来充实、检验、校正和发展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借鉴他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其中首先是当今国外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最近我比较关注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目前我们国内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如国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我们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他们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生态问题。不像我们这里有些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把解决生态问题单独地说成是伦理问题,归于技术问题。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抓住生态危机的本质,把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我反复思忖,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这些理论经过消化以后介绍到我们国内呢?我希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消化、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方面做出贡献。当然,我希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所从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结合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拼凑式的结合。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与时俱进地探讨重大理论问题

孙正聿

我们现在经常用一个词,叫作与时俱进。我想,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问题也好,它的当代课题也好,其中贯穿的根本精神就是这四个字:与时俱进。我想以这个“与时俱进”作为基调或者作为核心理念,简单谈几点想法。

第一,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好,长期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重读马克思、重思马克思,也就是重新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世界观革命。在哲学界,我们长期以来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是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哲学界开展了

诸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感到这种讨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如何去“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实质上关系到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或者说关系到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问题。我们今天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总是向我们学界提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怎样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思想革命。在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中,怎样才能体现他实现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统一,怎样才能从他的理论硬核和解释原则上去重新解读,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前沿